

善知識參訪記

／釋如澄

我曾讀過很多年的佛學院，一直在多知多解下工夫，當我初次到澎湖慧濬法師那裡參學，就被這多知多解的所知障帶來的香板打得半死，因為他的名相一過來，我的腦筋就出現了答案……。

我一跨出門檻，他指著地上的花草說：「你看，這些都是！」我馬上心想著：「我怎會不知道，這些都是緣起性空……。」

當時，在禪堂上，足足被打了一百多下的香板，兩個肩膀都黑了，大家都笑我們到澎湖挑紫菜回來。台灣教禪最嚴厲，且用棒喝最猛的，就是這位法師。有機會，不妨請他來，讓大家嘗試一下他那香板的威力，不過，現在比較好，據說不打人了……。

我二、三十年的歲月，是這樣走過來的……。

當我剛出家的第一年，就發現問題來了，當時，我什麼也不懂，年僅二十歲。我出家的道場是十足的經懺道場，常常都忙於佛事、法會。道場很大，土地又多，有好幾甲地，真有不工作的工作，讓我在實際生活上產生很多疑惑。我曾捧著經書請教師父法義，師父都無法回答，於是，我意識到問題來了，這條路要靠自己走，靠自己尋找。所以，二十一歲那年，就扛著包袱往佛學院跑，開始過尋師訪道的生涯了。

我讀了六年的佛學院——福嚴佛學院，之後回到原來的寺廟，服務了一年，又發現情形不對，因為我發現自己所學跟實際生活差距很大，我心裡一直尋思：「佛陀到底要教導我們什麼呢？」當年我親近那家印順導師的福嚴佛學院，是宗風純樸的正法道場。在那裡可以修學到各宗各派的法義，那是八宗並弘的道場，也是該道場最大特色與優點，但也僅於知識層面的修學，儘管熟讀了許多教理，奈

何一回到常住，仍是發覺自己的貪嗔癡不斷，無法讓內心平靜、安穩。當時真正激發我往外尋求實證工夫的人，就是洪啓嵩居士。他跟我同年齡，但他比我更早接觸禪宗，他啓發(刺激)了我明白佛法原來另有一個天地！

後來，我覺得自己雖然飽讀了許多佛學知識，但回到常住的道場依然脾氣大，大家看我這樣長相，眉粗目大的相貌，就可以知道我是很有個性的人——脾氣大。那時，因為洪居士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徑刺激我，看他那些古怪神秘的作為，使我猛然想起顯明老和尚，他在福嚴佛學院教授天台課程長達六年之久，每週講四堂課，而且風雨無阻。有些授課教師，遇到下雨就不來，但顯明老和尚卻不管如何，一定想盡辦法來上課，精神令人敬佩。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傳人，也是在中國大陸，經過叢林訓練出來的講經師。在當時，可說是一位說法無礙的講經法師，他可以閉起雙眼背誦經文、註解。據說天台宗傳承，是要熟背整部註解。所以，他一上台，可以不看書，就背得整部經文與註解出來。只要他一閉起眼睛，就滔滔不絕背誦一大堆，奈何學生們都聽不懂。總之，他可以熟背註解，一上台就能講個不停。我上過他六年的課，薰習了六年，所以突然想起老和尚的一句話，「上二不行瞋」，意指上二界(色界、無色界)的眾生沒有瞋心，因為上二界眾生都是入於禪定中，果真如此，像我瞋心這樣強的人該如何才好呢？於是，我要設法入禪定；我心想，只要能入定，就會沒煩惱，這樣便能降伏瞋心，不會發脾氣。有了這樣的想法，於是第二次又扛著包袱跑了，也就離開常住，不管長輩答不答應，我跑到台北去，打算深入阿含教典找尋解答：「佛陀到底要教導我什麼？為什麼讀那麼多經典仍用不上

呢？」也就是說，我的知識性的東西派不上用場。於是，開始隨著楊郁文教授學習阿含經，學了兩年，仍不外是知識層面的東西。

由於我曾把全部心力投入阿含教典的學習，故深知阿含道次第，幾乎可以倒背如流，而今只要有人提到阿含，對我而言是不陌生的。對阿含禪法我也都很清楚，因我熟知阿含的整個架構，以為這樣就沒事了，回去可以打不死。誰知回去三年，照樣被打死了，而且死得很難看，始知阿含對我這瞋心習性如此深重的人，仍然不能起什麼正面的作用。於是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乾脆扛起包袱離開常住，開始過尋師訪道的日子了。這時候，我什麼都不管，不管內道外道，只要能讓我入定就好，當時我完全受這「上二不行瞋」的觀念影響，反正能入禪定就好，不論道家也罷，密宗也罷，都無妨。當然，這段期間也有個助緣，讓我生起巨大的信心，才敢大膽離開自己衣食所寄託的道場，因為出家人一離開常住的道場會很慘，最現實的衣食問題馬上出現，因為沒有信眾供養了。反之，大廟是個既大又安全的庇護所。

這一來，我就跑到南懷瑾的道場，但那裡並非十方禪林，而是南老師的學生的道場，那位學生，是南老師傳法認可的五人之一，五位中，有兩位比丘尼，其中一位曾經來過我的常住教授準提法門，我目睹她舉手投足都不錯，紅光滿面，讓我好生羨慕，於是我跟他跑了，準備在他那兒修習準提法，不料，只學了半個月，修到一半，就從法座下來，內心生起不相應的念頭，故又離開了。跑到南投埔里，被傳道法師逮個正著，因為他怕我出事，就帶我去台南，要我講學，純粹幫忙我，製造因緣給我講學的機會，讓我上台說法。雖然，那時我內心的問題仍沒解決，不過，在這段過程中，我卻接觸了南傳的禪法，是以「四念處」和「七覺支」為主，當時正逢南傳佛法傳入台灣的最鼎盛時期，如新雨雜誌的張慈田等大力宣揚，還有出版許多阿姜查系列的法耘翻譯群，佛使尊者著作譯出的香光尼

寺等等，有這些因緣，只要他們一出版，我都會想盡辦法請一本到手，所以，我讀遍了所有南傳譯著，很完整的吸收南傳法義精髓。

適值這段期間，我也巧遇道教北派全真道的吳武夫教授，他看我如此熱心於禪法的修學，到處訪師學道，就教導我有關北派傳承的禪坐方法，我也認真向他學習了觀法與呼吸法，但不久離開台南，吳教授就往生了。不過，我對定的工夫，總算有了一些基礎，其實，在阿含教典裏，對禪定本早有詳盡清晰的說明。

在我尚未親近慧濬法師之前，對我來說，南北傳佛法是切開對立的，意思是，我當年學了阿含，就不屑大乘佛法，總覺得大乘講得頭頭是道，冠冕堂皇，都讓我構不著，做不到，因此，才想從阿含學起。儘管當時內心是鄙視大乘教法，但又不敢講，對它既愛又恨，怎麼也摸不著，學不到，但也覺得它說得很寬廣，也那麼好。直到後來到了慧濬法師那裏禪修時，南北傳佛法才銜接起來，從此不再輕視大乘經典，就把昔日鄙視而不敢說的心態扭轉過來了，但真正完全貫徹，融合和銜接南北傳佛法的時期，就是第一趟來美國麻州，曾到紐約莊嚴寺打一次「動中禪」的那個時段裏，從此總算明白了兩者的交叉點在那裏。

總之，為了降伏瞋心，我實在費盡心機，到處訪師。學道期間，我雖一面教學，一面修學，其實內心是很害怕的，因為談到修證問題，我完全不懂，因此，教學時，不得不看註解，幸好有許多註解資料，其中不乏相當精采。儘管這樣，修證部份仍難以悟解，雖然教學時可以照本宣科，至於聽眾能不能受益，則完全不知道。這樣一直照本宣科久了，會以為自己懂了，其實問問自己的內心最清楚，根本就不懂。那時，我暗自害怕著——自己高高在座，儼然是一位講師，其實，不是自己真的懂，卻誤以為自己懂了，也誤以為自己對這些佛法註解全部都能領會了。因而常想著，為何「法」跟「人」連接不起來。意思是：佛法跟生命無法結合……。

回憶在慧濬法師座下參學時，對自己修持有許多助益，也得到若干生命的轉化，但仍覺得自己被一點兒問題卡住。事實上，我被卡了很多年。苦悶之餘，逼得我打算結束那段修學參禪的生活，心裡尋思連這點兒小問題都無法解決，不知以後該怎麼辦？往那兒走？想了又想，乾脆那裏都不去，開始進入經典去探討。有了這個念頭後，才開始學電腦上網認識學佛的朋友，也全心投入經典閱讀。然而，真正剖析這個關卡問題的是我手下的這張圖表，這是突破關卡的最後助緣，從此，我看經典就不一樣了，以前不懂的，而今才真正看懂了。當然，這要歸功於上網之後遇到大善知識——平常人——得助於他的啟發，就是他畫了這張圖表，解說開示宇宙生命的實相，佛法的第一義諦。由於自己的文字基礎一向不好，閱讀經文常常遇到許多文字障礙，但若屬於心法或大乘經典，以及內心境界的說明，都是清晰明白。

此後我才體會到，凡講心法，是會讓人心胸開闊，無拘無束。過去許

多人學佛，也包括我自己在內，儘管聽了許多佛法，卻越聽越束縛，難怪有些龍華派的行者嘲笑我們說：「世人在人間受苦受難，已經夠辛酸了，才會想要到佛門尋求解脫，不料丟掉世俗那一套，反而背上佛門那套更大的包袱。」總之，說法者，是要讓聽眾當下受用，心開意解，得到內心的釋懷、豁達。反之，若讓人越聽越束縛，那只是方便，屬於不了義的方便法居多，所以，千萬不能讓人聽了佛法而產生巨大束縛和莫大的壓力：這個不行，那個不對……動不動就下地獄等等……動輒得咎！

說真的，我尋師訪道的過程的確很辛苦，最後覺悟佛性只有往自己心中求，自家寶藏沒有失掉，並非靠修行才找到，若一直在知識層面推敲，很容易流於斷滅狀態。其實，修行是極輕鬆愉快的事，不費吹灰之力。驀然回首自己修學過程，可說既欣喜、又感慨，幸好總算有所收穫！

大總持法門

萬法唯心

應緣（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）

（心境相應）

大法界

